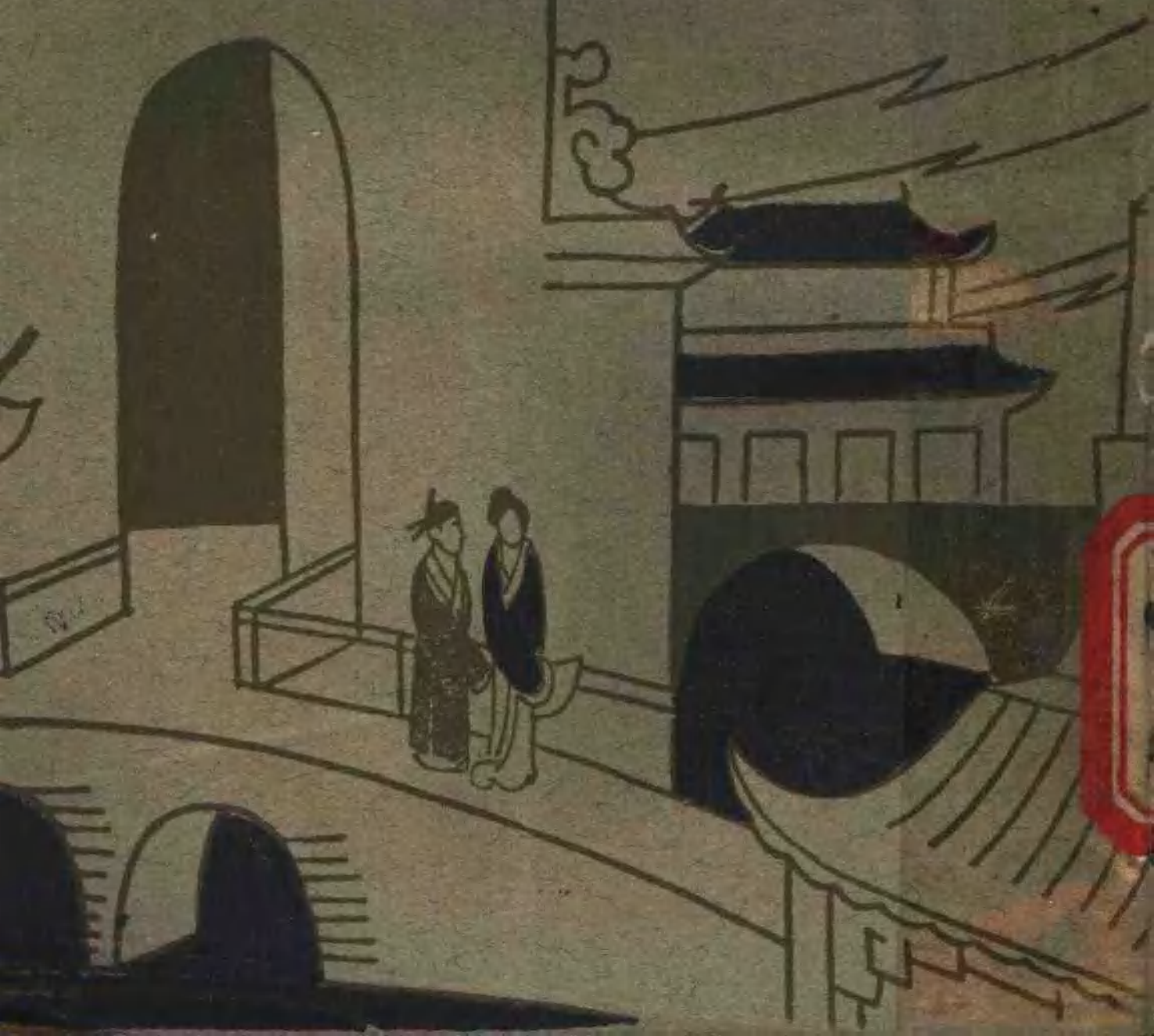


唐人傳奇選



不 準 複 製

唐人傳奇選

一冊定價大洋四角

選 輯 者

胡 櫟

寄 塵

安 慶

出 版 者

文藝小叢書社

發 行 者

廣 益 書 局

上海棋盤街

上海福州路

一九三三年三月再版

蘇軾圖

蘇軾字子瞻，眉州眉山人也。自號東坡先生。入官，官至翰林學士，知制誥，知開封府，知杭州，知湖州，謫居黃州，謫居惠州，謫居儋州。其為人，剛直不阿，不拘小節。其文，汪洋恣肆，雄辯滔滔。其詩，雄健豪邁，一掃纖弱。其畫，墨戲淋漓，神韻自足。其書，瀟灑跌宕，不可方物。其為人，忠厚正直，不事權貴。其為文，博學多才，兼善各體。其為詩，清新自然，不事雕琢。其為畫，簡筆粗筆，皆能盡意。其為書，大字如飛，小字如蠅頭。其為人，一生坎坷，始終不渝。其為文，影響後世，不可磨滅。其為詩，流傳千古，不可殫述。其為畫，名震一時，不可不察。其為書，獨樹一幟，不可不學。其為人，為後世所敬仰，不可不識。



虬髯客像

任渭長作劍俠傳之一



唐人傳奇選小記

這四篇作品，都是唐人所做的小說。在當時時候，備專門名詞，叫做「傳奇」。

唐人的傳奇，是有名的，唐代的文學作品除了詩以外，就要算傳奇了。

這種傳奇的材料，大概是戀愛故事，和武俠故事也



有神仙故事。

這裏所選的五篇：虬髯客傳是武俠故事的代表，而且他可說是唐人傳奇中最好的一篇。柳毅傳是神怪兼戀愛故事，也做得非常的好。南柯記和枕中記，都是神仙故事。會真記是戀愛故事。總之這五篇傳奇，是精選的，可以代表一切唐人傳奇的作品。

當然，此外還有許多，如黑蜺嶺傳，蔣子文傳，杜子春



傳，梅妃傳，章台柳傳，紅線傳，梅妃傳等。都值得賞鑑。但是，我們敢說：在許多的唐人傳中，終以這五篇爲最有名，不妨先讀了這五篇，而後再去讀其他各篇。倘然丟掉虬髯客傳和柳毅傳不讀，而只讀其他各篇，那麼，可說是不會賞鑑了。

偶安

寄塵



唐人傳奇選目錄

柳毅傳

虬髯客傳

南柯記

枕中記

會真記



唐人傳奇選

柳毅傳

(李朝威)

儀鳳中，有儒生柳毅者，應舉下第，將還湘濱，念鄉人有客於涇陽者，遂往告別。去至六七里，烏起馬驚，疾逸道左，又六七里，乃止。



見有婦人，牧羊於道畔。毅怪視之，乃殊色也。然而娥
臉不舒，巾神無光。凝聽翔立，若有所伺。

毅詰曰：『子何苦而自辱如是？』婦始笑而謝，終泣
而對曰：『賤妾不幸，今日見辱問於長者。然而恨貫肌膚，
亦何能媿避。幸一聞焉：妾，洞庭龍君少女也。父母配嫁涇
川次子，而夫壻樂逸，爲婢僕所惑，日以厭薄。旣而將訴於
舅姑，舅姑愛其子，不能禦。逮訴頻切，又得罪舅姑，舅姑毀



黜以至此。」言訖，歔歔流涕，悲不自勝。又曰：「洞庭於茲，相遠不知其幾多也？長天茫茫，信札莫通。心目斷盡，無所知哀。聞君將還吳，密邇洞庭，欲以尺書寄託侍者。未卜將以爲可乎？」毅曰：「吾義夫也。聞子之說，氣血俱動。恨無毛羽，不能奮飛。是何可否之謂乎！」然而洞庭深水也，吾行塵間，甯可致意耶！唯恐道塗顯晦，不相通達，致負誠託，又乖懇願。子有何術可導我邪？」女悲泣再謝曰：「負戴



珍重，不復言矣。脫獲迴耗，雖死必謝。君不許。何敢言；既許而問，則洞庭之與京邑，不足爲異也。」毅請聞之。女曰：「洞庭之陰，有大橘樹焉，鄉人謂之社橘，君當解去鐵帶，束以他物，然後舉樹三發，當有應者，因而隨之，無有礙矣。幸君子書敍之外，悉以心誠之話倍託，千萬無渝！」毅曰：「敬聞命矣！」女遂於橘間解書，再拜以進。東望愁泣，若不自勝。毅深爲之戚，乃置書囊中。因復問曰：「吾不知子之



牧羊，何所用哉？神祇豈宰殺乎？」女曰：「非羊也，雨工也。與何爲雨工？」曰：「雷霆之類也。」毅復視之，則皆矯顧怒步，飲齧甚異，而大小毛角，則無別羊焉。毅又曰：「吾爲使者，他日歸洞庭，慎勿相避。」女曰：「甯止不避，當如親戚耳。」語竟，引別東去。不數十步，廻望女與羊，俱亡所見矣。

其夕至邑，而別其友，月餘，到鄉還家，乃訪於洞庭。



庭之陰，果有社橘。遂易帶向樹三擊而止。俄有武夫出於波間，再拜請曰：『貴客將自何所至也？』毅不告其實，曰：『走謁大王耳！』武夫揭水指路，引毅以進。謂毅曰：『當閉目！數息可達矣。』

毅如其言，遂至其宮。始見臺閣相向，門戶千萬，奇草珍木，無所不有。夫乃止毅，停於大室之隅，曰：『客當居此以伺焉！』毅曰：『此何所也？』夫曰：『此靈虛殿也。』毅



觀之，則人間珍寶，畢盡於此。柱以白璧，砌以青玉，牀以珊瑚，簾以水晶，雕玻璃於翠楣，飾琥珀於虹棟。奇秀深香，不可殫言。然而王久不至。毅謂夫曰：『洞庭君安在哉？』曰：『君方幸元珠閣，與太陽道士講火經。』少選，當畢。』毅曰：『何謂火經？』夫曰：『吾君，龍也，龍以水爲神，舉一波可包陵谷。道士乃人也，人以火爲神，發一炬可燎阿房。然而靈用不同，元化各異。太陽道士精於人理，吾君邀以聽焉。』



語畢，俄而宮門間景從雲合，而見一人披紫衣，執青玉。夫躍曰：「此吾君也。」乃至前以告之。君望毅而問曰：「豈非人間之人乎？」毅對曰：「然。」既而拜，君亦拜。命坐於靈虛之下。謂毅曰：「水府幽深，寡人暗昧，夫子不遠千里，將有爲乎？」毅曰：「毅，大王之鄉人也。長於楚，遊學於秦，昨下第，閑驅涇水之溪，見大王愛女牧羊於野，風鬟霧鬢，所不忍視。毅因詰之，謂毅曰：『爲夫壻所薄，舅姑不



忍，以至於此。悲泗淋漓，誠怛人心。遂託書於毅，毅許之，今已至此。」因取書進之。洞庭君覽畢，以袖掩面而泣曰：「老父之罪，不診鑒聽，坐貽聾瞽，使閨窗孺弱，遠罹詬害。公乃陌上人也，而能急之。幸被齒髮，何敢負德。」詞畢，又哀咤良久。左右皆流涕。時有宦人密侍君者，君目以書授之，令達宮中。須臾，宮中皆慟哭。君驚，謂左右曰：「疾告宮中，無使有聲。恐錢塘所知。」毅曰：「錢塘何人也？」曰：「寡



人愛弟也。昔爲錢塘長，今則致政矣。」曰：「何故不使知？」曰：「以其勇過人耳。昔堯遭洪水九年者，乃此子一怒也。」近與天將失意，穿其五山。上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，今遂寬其同氣之罪；然猶縻繫於此。故錢塘之人日來候焉。」

詞未畢，而大聲忽發，天折地裂，宮殿擺簸，雲煙沸湧。俄有赤龍，長千餘尺，電目血舌，朱鱗火鬣，項掣金鎖，鎖牽